

皖江抗日根据地——

# 新四军华中敌后的前进基地

■ 单宏宇 周一

皖江抗日根据地处于安徽省长江两侧地区，东起当涂、江浦，西至怀宁、彭泽，北临滁河、合肥，南抵宣城、铜陵。该根据地不仅迫近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和汪伪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还直接威胁日伪重要战略据点芜湖、铜陵、合肥、安庆等地，是华中新四军向西、向南发展和反攻敌军的战略基地之一。此外，皖江抗日根据地内既有长江水道沟通南北，又有淮南铁路横贯东西，这两条线路均为日伪军交通运输的重要通道。凭借这一地理优势，皖江抗日根据地在牵制敌军兵力、扼控敌军后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我而言，这里也是沟通新四军军部和第2、第5师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逐步开始恢复和发展华中地区的党组织和军队，至1940年9月，皖中的抗日形势有所好转，并相继成立区、乡民主政府，为组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

## 既抗日又反顽，巩固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指示，新四军无为游击纵队、第3支队挺进团和皖南突围人员组成新四军第7师。按照作战部署，第7师主要活动于东起江浦、西到岳西、北临合肥、南至太平的狭长区域，主要任务是坚持皖南和发展皖中抗日游击战争。

在接下来一年多时间里，第7师粉碎了敌人对无为东乡的“扫荡”，相继开辟铜陵、繁昌地区，含山、和县地区，桐城、怀宁、潜山地区，望江、太湖、宿松地区，创建了皖中、皖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打通了与第6、第2师的战略联系，主力部队员额也由组建时的不到3000人，发展到6000余人。1943年3月，随着力量壮大和斗争形势发展，第7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对部队进行整编，吸纳皖江地区部分地方武装，组成和合、沿江、皖南、巢湖4个支队和1个独立团。

皖江地区抗日力量的发展，引起日军惶恐与不安，日军专门从南京、芜湖、铜陵等地调遣日伪军6000余人，分别集结在巢县、东关、襄安等地，伺机对我根据地展开进攻。3月17日，敌军兵分8路，从东、南、西三面奔袭第7师师部及独立团所在地。我军在获得情报之后，马上分散突围、化整为零，在当地民兵配合下，从敌人行军纵队的间隙中穿插出去，保存了有生力量。待敌人进入山区后，我军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经过几天战斗，敌军不仅没能抓住我军主力，反而疲于奔命、到处挨打，最后只能退回驻地。4月下旬，日军一改



以往大规模“扫荡”之后间隔时间很长的惯例，再次纠集2000余人，向第7师严家桥中心区实施“扫荡”。驻防这一地区的沿江支队白天隐蔽，晚上出击，搅得对手提心吊胆、一无所获，不得不再次撤回老巢。

由于日军“扫荡”屡屡受挫，又被太平洋战场牵制了一部分兵力，遂决定于7月撤出巢无地区的部分据点，假手国民党顽军向我根据地进攻，试图以顽军消耗我军。从1943年11月起，附近的国民党顽军多次出兵，向我巢无地区发起进攻。新四军军部专门电示第7师，一方面强调巢无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加强备战、确保万无一失，另一方面强化对国民党顽军的政治宣传，重申一旦开战必须由进攻者承担责任。第7师在当地群众帮助下，于巢无地区西侧的磨盘山一带构筑防御工事，阵地绵延数十里，并在随后多次阻击作战中，以机动灵活的战术，顽强拼搏的精神、不怕牺牲的胆略痛击对手，确保巢无地区的安全，巩固了这一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 发挥地利之便，开展大生产

虽然皖江抗日根据地靠近敌人的统治中心，敌情威胁较大，但这里拥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地利之便。根据地内部的长江水道和淮南铁路可为我所用，增强物资运输能力。此外，巢湖一带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盛产稻米、麻、茶叶等经济作物；与根据地中心区一江之隔的芜湖，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著名的米市，各路商贾往来频繁。这共同构成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地利之便，为新四军第7师和根据地政权提供极为便利的经贸条件。

然而，皖江地区受战火摧残多年，经贸活动一度停滞。为复苏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并增加部队经费来源，第7师成立皖中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

根据地内部的财经活动。在委员会具体筹划下，皖江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卓有成效，先后统一税收政策与贸易规定，成立公营性质的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实现了对皖江地区金融市场的有效控制。

在经济生活初步稳定基础上，第7师结合部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广大群众与部队共同扩大生产、增收致富。1944年，根据地增加种植数万亩棉花，开垦数万亩稻田，并通过银行向基层单位发放贷款，帮助建立供销社。经过一系列举措，皖江一带经贸活动日益活跃，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以白茆区某村庄为例，其商业规模从仅有的3家杂货店、1家肉店和1家豆腐店，扩展至肉店、豆腐店各2家，盐行、米行各1家，杂货店10余家。第7师和根据地民主政权也获得可观的税收收入，各项经费和物资不仅自给自足，还能支援新四军军部及其他兄弟部队。

## 强化政治宣传，办好《大江报》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多支部队一度被打散，军民抗战斗争意志和信心受到一定影响。为尽快团结部队、鼓舞斗志并加强宣传动员工作，第7师政治委员曾希圣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收拢零散部队的同时，积极开展办报宣传工作。起初，由于人员、器材和流通渠道匮乏，仅由第7师政治部主办《战斗报》。1942年3月，《战斗报》与无为县政府主办的《新无为报》合并为《大江报》，报名由陈毅军长亲自题写。此后，《大江报》不断发展成为皖江抗日根据地内一块重要的宣传阵地。

《大江报》十分重视从根据地周边吸引人才，以提升办报和发行质量。通



上图：大江银行1944年版1角券。资料照片

左图：位于安徽省无为市的新四军第7师师部旧址。资料照片

过一段时间努力，报社从最初的“一人写、一人印、一人发”，逐步发展为拥有数十名编辑、记者，并开设多个记者站和支社的大型报社。报社工作人员中，既有从皖南事变中突围而来的同志，也有原江北游击纵队的战斗员、周边各县政府工作人员，还有部分是从上海、南京等地慕名而来的学生，他们共同投身于办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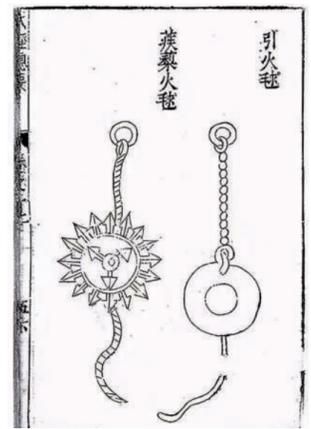
横向对比来看，由于办报人员文化水平较高，《大江报》在版面设计、文稿文风、插画漫画等方面独树一帜，成为皖江地区乃至江南一带抗战军民重要的精神食粮。发行量较高时，每天可印发五六千份，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网络传播至敌占区，为宣传党的政策和新四军战绩立下汗马功劳。更重要的是，因坚持严格的发行制度，《大江报》一度成为皖江军民研判形势的“风向标”——若能收到报纸，意味着中心区安全无战事；若收不到报纸，则代表可能有敌情，军民会自发做好战斗准备。

作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份报纸，《大江报》自创刊起便以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己任，致力于教育和团结敌后军民，指导江南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成为鼓舞华中地区广大军民反抗侵略、争取解放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

到抗战胜利前夕，皖江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00余万，并建立14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新四军第7师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近3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皖江根据地的党、政、军全部撤离此地，踏上新的征程，继续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武经总要》中绘制的蒺藜火球与引火球。资料照片

火球同“火毬”，出现于宋朝，是装有火药的球状抛掷火器之总称。相较于传统冷兵器如飞石索，乃至后来诞生的抛石机所用石弹，虽二者皆可远距离投射，但除集群齐射外，难以形成面杀伤效果。火球则不同，其投射后通过燃烧爆炸，可形成更大的杀伤半径，这一优势是传统冷兵器所无法比拟的。

火球的球心一般以硝石、硫磺、木炭及其他可燃物混合而成，然后用多层纸或布糊成球形硬壳，壳外再涂上沥青、松脂、黄蜡等，不仅可以起到防潮作用，还能燃烧以引燃内部火药。作为初级火器，火球与火箭筒相似，需依靠抛石机、弓弩等冷兵器发射，将火球抛射至敌方，达到烧杀、阻碍、毒杀、熏灼等作战目的。这种创制既能增强冷兵器

# 飞火流星敌阵崩

——中国古代火球

■ 曹波

的杀伤与焚毁威力，又能扩大火器作战距离，因此可运用于水陆作战场景，体现出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特点。

火球种类繁多，不乏创意之作，下面就介绍几种代表性火球。

蒺藜火球是一种带有棘刺的球状抛掷火器，内部为“三枝百首铁刀”和纸裹火药，外施带刺的蒺藜，并贯以长麻绳。燃放时需用烧红的烙锥点燃，火焰起后用抛石机掷入敌营。燃烧破裂后铁蒺藜四散，可阻碍敌军行动。

霹雳火球因燃烧时声如霹雳得名。制法是以1根干竹为轴心，将30余片薄片与4斤火药混合裹在竹竿上呈球形，两头各留1寸竹竿。这种火球主要用于守城作战，对付挖掘地道攻城之敌。作战时，守军侦听地道路线后，向下挖掘竖井打通地道，用火锥烙开壳面并掷入火球，燃烧时产生大量烟焰以熏灼敌人。

毒药烟球重约5斤，球心除火药外，还加入狼毒、巴豆、砒霜等10余种毒物。燃烧时不仅产生浓烟，还会释放出毒气体，可在攻城地道、船舱或顺风攻击时使用，对敌军进行毒杀和熏灼，能使敌方士兵口鼻出血。毒药烟球的创制标志着中国古代火药爆炸的杀伤力而起主要作用的火药兵器走上了战争的舞台。

火球问世后便广泛用于战争。北宋靖康元年正月，金军渡过黄河，围攻北宋的都城开封。尚书右丞李纲登城指挥宋军使用火球作战。之后，他又命令宋军利用夜暗时机，发射霹雳火球打击金军。炮发火起，声如霹雳，金军被炮火烧乱了阵脚，惊叫不绝。

当年闰十一月，金军又卷土重来，分东西两路军进攻开封，重点攻打城东。此次攻城，金军除使用火梯、云梯、鹤车洞子、撞杆、钩杆及各类抛石机外，还配备了仿照宋军所制的火球、火药箭等火器。宋军则以守城器械应对：用撞杆撞倒金军云梯，以火炬焚烧攻城洞子。当金军挖掘地道攻城时，宋军对准地道位置挖竖井，并向地道内抛掷干草、蜡脂、毒药、火球等物，引燃后产生大量烟焰，熏灼地道内金军，致其焦头烂额，伤亡惨重。

明朝各类火器爆炸式发展，火球成为明军制式常备火器，几乎每战必用，并在宋朝基础上进一步演化，功能种类完善，逐步形成毒性火球、燃烧和障碍性火球、烟幕和障碍性火球三大类。

毒性火球的代表制品有神火混元球、火弹与火妖。这类火球可通过管射、抛射或手掷投射至敌阵，爆炸后释放毒烟，致使敌军人员与马匹中毒，丧失作战能力，常用于城池攻防与水战。

燃烧和障碍性火球包括烧天猛火无拦炮、纸糊圆炮、群蜂炮、大蜂窝火砖及火桶等制品，常用于城池攻防与水战。烧天猛火无拦炮为例，其球壳内藏20至30个纸筒，装有燃烧性或毒性火药，掷向城头后可爆裂散布，兼具烧灼与毒杀敌军之效，亦可用于焚毁营寨与粮草。

万火飞沙神炮、风尘炮、天坠炮等烟幕和障碍性火球，在战争中常配合枪炮使用，通过制造视觉障碍来遮蔽敌军视线，扰乱其攻势。

至清朝，火球虽未消亡，却在军事变革中走向边缘。清军虽保留并少量改进部分传统火球，但其技术思想停滞，未能脱离宋明窠臼。随着火炮技术进步，清军火力重心转向红衣大炮、冲天炮等重型管状火器，火球在战场上的核心地位被彻底取代，最终沦为军械库中蒙尘的遗物。



##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 史说新语

1946年10月29日至3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第3、第6、第7纵队，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委员邓小平的指挥下，于山东省鄄城地区采取大踏步机动的战术，抓住有利时机，回马一枪，全歼国民党军第119旅。此役是陇海、定陶、巨野战役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内线反击作战以来取得的第4次大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鄄城、濮阳的进攻，又一次打乱敌人钳击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计划，极大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

**避强打弱，快速灵活机动。**巨野战役后，国民党军估计我军连续作战必更加疲惫，遂再次组织进攻，迫我决战。1946年10月中旬，敌整编第27军军长王敬久统一指挥第5军和整编第11师、第75师、第88师，继续由红沙窝、金乡一线北犯巨野、嘉祥、郓城；郑州绥靖公署第4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率领的整编第55师、第68师一部由菏泽北犯鄄城；郑州绥靖公署第5绥靖区司令官孙震率领的整编第41师与第47师残部由滑县地区北犯濮阳，形成对我军夹击之势。但敌军遭我多次打击后，行动尤为谨慎，向巨野、嘉祥、郓城进攻时，六七个旅前后紧靠，交互前进，使我在巨野一线以西无战机可寻。

面对敌军进攻态势，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认为，若我军仍在巨野地区继续大量歼敌，则较为困难。面对强敌，必须实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机动作战”，以避免击虚、避强打弱。于是，我军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主力部队撤开敌军中兵力较强的王敬久部，西进濮阳地区，寻机歼灭向濮阳进攻的孙震部。为迷惑敌人，第7纵队由地方武装一部，在郓城西南地区拆寨墙、平寨沟，准备战场，摆出要与敌第5军决战的架势，从而迷惑并钳制王敬久部。与此同时，主力第2、第3、第6纵队于10月27日由巨野一线以西地区突然秘密地向濮阳地区开进。

28日，当部队进至郓城东北地区，发现敌刘汝明部第119旅和第29旅86团，附敌国防部炮兵第10团1个营和第68师炮兵营，由第119旅旅长刘广信统一指挥，从菏泽向鄄城冒进。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立即命令部队停止西进，决定歼敌人回马枪，准备在郓城以南围歼这股敌人。

**预设战场，多路分割包围。**29日，敌进至郓城以南5公里的高魁庄、任庄、刘家庄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见时机成熟，决定采取先包围、后分割歼灭的战法，迅速将刘广信部包围，同时控制金堤，切断敌退路，将敌控制区在郓城南、金堤北的开阔村落地带。具体部署为：以第2、第3纵队分别由郓城西、北面向南兜击，第6纵队从东南向西，以第7纵队在水堡集、红船口至皇姑庵一线，牵制王敬久部。

29日晚，战役正式打响。第2纵队第4旅10团和12团率先向驻守高魁庄的敌86团1营发起猛烈攻击。先头部队迅速突破防线，在短时间内炸毁村边敌人的鹿砦，推倒木篱，打开进攻缺口。后续部队随即冲入村内，与敌人逐屋逐院展开激烈争夺。经半小时激战，敌86团1营除营长率少数残兵逃至东富春外，其余人员均被歼灭。与此同时，第2纵队第6旅18团和16团对西富春守敌第86团2营发起强攻。我第16团突破前沿阵地，冲入村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30日拂晓，第6旅18团和16团继续向西富春守敌展开猛烈进攻，逐步将其压缩至村中心的几间房屋内。敌人虽组织数次反扑，但均被我军击退。战至12时许，敌86团2营大部被歼，残敌向东富春方向溃逃。东富春为敌第86团团部及第3营驻地。当晚，我第6旅与第4旅主力形成夹击之势，对东富春之敌第86团及由西富春逃来的残敌发起总攻。战斗持续至次日凌晨，敌第86团全军覆没。

**阻击援敌，扩大巩固优势。**此次战役中，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充分利用国民党军嫡系部队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判断国民党嫡系部队不会对杂牌军积极支援，从而为我军歼灭敌第119旅争取了充裕的时间。战役发起时，敌第5军和整编第11师距郓城仅10余公里，但战役打响后，尽管刘广信紧急呼叫第

# 回马一枪 攻敌不备

■ 戚苏源

——晋冀鲁豫野战军鄄城战役

5军、整编第11师增援，这两支部队却迟迟不前。30日10时许，敌第81旅自菏泽北援，我第5旅一部迅速出击，将其阻击于霍庄、李常庄一带，敌军随即快速溃逃。

同日，我进攻部队继续扩大战果。第3、第6纵队迅速攻占刘固堆、苏屯等村落，将刘广信所率第119旅335团和336团压缩在任庄、崔庄、石庄、炒庄、杨庄等村庄内。当敌第86团被歼之际，刘广信率第335团团团长张文彬死守任庄，确保旅部安全。张文彬为负隅顽抗，竟命人将全村树木砍伐殆尽，修筑两道鹿砦，并在上面缠绕长绳，挂满手榴弹，同时沿村四周构筑多座地堡，形成严密防御。当夜，我第6纵队向任庄发起猛烈攻击，至31日拂晓，任庄守敌被全歼，张文彬当场毙命。与此同时，敌第335团1个营在苏屯被我军歼灭，残敌大部则聚集于刘庄，与旅部一同固守待援。待我攻击部队陆续赶到并完成包围后，敌人再也支持不住，最终缴械投降。此外，第6纵队另一部急行军30余公里，经一夜战斗，歼灭驻扎在南庄任的敌356团。

**周密部署，设伏截击残敌。**经两天连续作战，我军重创敌军。敌第5军及整编第11师被我第7纵队阻击于红船口，无法增援，被困之敌成为瓮中之鳖。31日上午，第2纵队在研究部署当晚总攻时，晋冀鲁豫野战军首长判断敌军难以坚持至夜晚，遂指示第2纵队务必在金堤一线部署更多兵力，严防敌突围，一旦发现敌突围动向，立即派部队向前猛插，截断其退路。

31日黄昏时分，刘广信率残部向南（菏泽方向）仓皇突围。第2纵队第4、第6旅闻讯立即发起攻击与追击，插入敌纵深；第5旅则于金堤一线设伏堵截。此时，冀南独立第4旅已在白集地区完成布防，准备阻击突围之敌及北援部队。当突围敌军向南狂奔至金堤附近时，遭第5旅迎头痛击，阵脚大乱。第6旅18团与16团一部及时赶到，将敌榴弹炮营大部截获。其余残敌溃逃至崔集以南700米处野外，被第6旅与第4旅合围。经2个多小时激战，我军全歼被困之敌，仅刘广信率少数人马侥幸南逃。其刚抵白集，即被冀南独立第4旅俘虏。

鄄城战役自10月29日晚开始至31日20时结束，历时两个昼夜。我军共歼敌9000余人，缴获美式榴弹炮8门、山炮7门、迫击炮37门、小炮95门、轻机枪208挺及大批军用物资。这为加强我军火力，特别是建立炮兵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和技术人才。



我军缴获的敌军榴弹炮。资料照片